

一卷

八和六
1811
1



明倫彙編
1811
1-32

方伯海先生一評點

聰明文選集成

培英堂藏板

叙文



古今之書不勝讀顧讀書而不知其解解之而不得其意猶之字未讀也文選一書彙秦漢以來諸名作編次成帙洵文字之大觀矣

明倫彙編
才校少版部

奇

取材宏博陋者艱之李善之註選
旁搜遠採原委鑿然特未嘗分
其段落標其意旨讀者仍有茫
然河漢之慮方子廷珪篤學士
也治舉子業之餘復究心於文

選每篇中抉奧探微註釋從本
善之舊而段落分明意旨曉暢
則生以學古心得者贊善註所
未及而昭明一編可揭然共明於
世矣夫讀書以致用也士君子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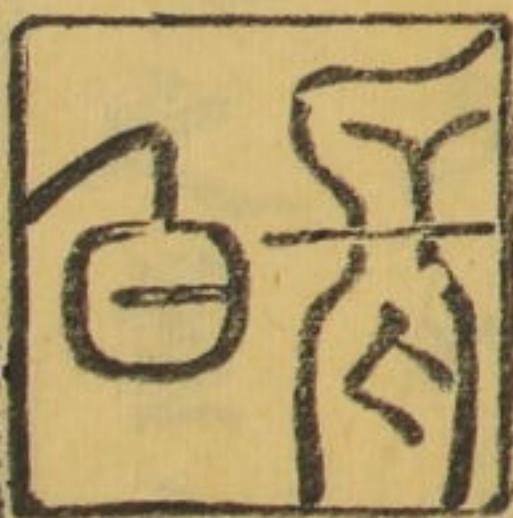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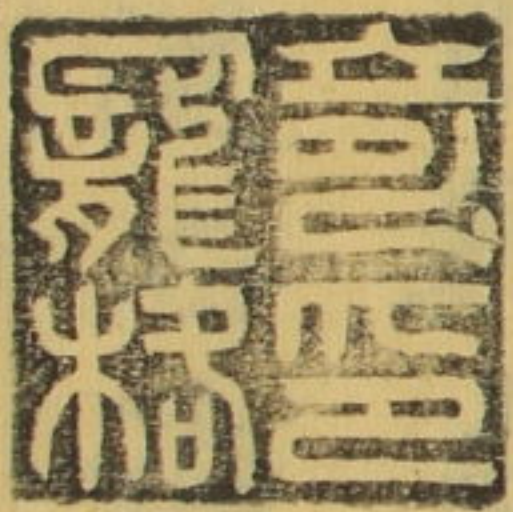
時利濟則以生平所學者見之於
行否則閉戶立言嗣古人而傳諸
來者俾姿之敏鈍不一者皆得以借
徑而入焉其心偉矣余墮是編因
喜生之善續書而且有益於後

之讀書者不少也因并數言以

乾隆乙酉孟夏望日分巡

建臺灣道兼理提督學政

長白奇寵格書



序

蓋自帖括之學勝士以掇羅為能學古為
迂父兄戒其子弟以為費白日於無用一
二有志之士搢觚畫帑又皆採拾耳聞以
為信故其書多抵牾而不合嗚呼識既不
卓學復不力而欲取教乎百年以上之書
與古人分茅設苑漫而海定之蓋亦難矣

今
天子崇儒重道遐際僻壤文友丕興三年貢士
並重策論詩賦于是海內咸知向化凡經
書子史而外散韻之學士自嬴秦迄乎唐
沒莫不探討以求底蘊亦云盛矣朕要皆
雷全附和援引舊說以為根據而欲獨標
精義以自成一家之言者絕無而僅有也

如昭明文選一書唐李善注最為精贍沒
六臣雖各有發明而支離穿鑿東坡以其
荒陋誠萬論也予嘗謂欲識文字之要當
熟看文選一書蓋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
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古則渾厚在今
則華麗也然索解不易而世又皆耳食以
考核難字善記誦為能於是日事咕嚕讀

者與作者終相隔膜啓端治水者不究其
源治絲者不抽其棼而欲得其條理何可
得於予承乏榕城值方子廷珪注文選集
成書成將鏤版問世而問序于予予知方
子於書無所不讀不孝數萬言倚馬立就
而是編猶自道其用力之多閱十四寒暑
而成其尚窮源竟委獨出新意而於舊注
盡收並采彙瑕不瑜期得作者之用心而
心卷自李善以後注家無有及者初非歸
心自用破碎滅裂以炫其長也至於別離
雖為首卷而於七殿等篇次于賦末其蘇
李贈荅及諸系有先後釐正而復以褚淵
碑九錫文為碍理雖存而抑之其識趣其
學粹如方子者誠可與古人分茅設苑能

自成其一家之言者也我知是編一出
木脛而走不翼而飛海內之士爭奉為圭
臬誠足以揚乾凡雅而翊贊文明也因弁
數言而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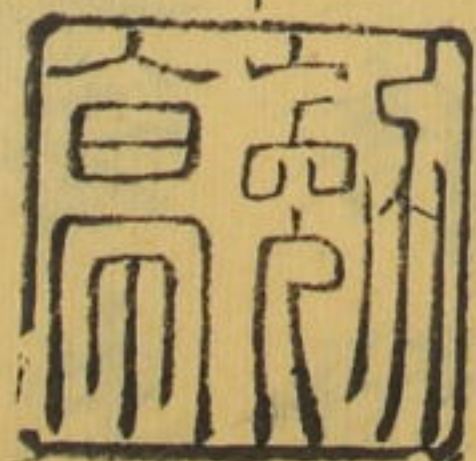
時

乾隆歲次乙酉孟夏穀旦

賜進

士第直守福建臺灣府澎湖糧捕事

務嶺南胡建偉勉亭氏題于榕城官署



昭明文選集成序

文選一書纂自昭明註自李善唐人選
學與經史並重誠難之也杜工部研鑽
詩賦貫串百家自明得力不過云生平
精熟文選理但自梁迄今千有餘載求
其卓然專家唯李善首屈一指然善之
為功淹貫博洽直取數千載藝林文海

新序一
奔赴腕下可謂難矣而於作者之意尚
泛而寡要略而未備六臣雖有註釋重
復雜沓不過取善之緒餘再為展拓間
有已意發明則又滅裂文義支離破碎
揆諸作者杻鑿尤多甚矣選學之難非
自今也予自總角受經已見是書首閱
賦類字形詭異急難卒讀加以延邊修
幅脈絡難明求之註家多不通貫時習
舉業力有未暇且姑置之辛未林氏霽
川月波兄弟假予館東麓二子朝夕侍
地前臨大湖水影山光搖蕩心目時值
初夏林木如洗倚檻遠眺悠然嗒然因
憶向來所見文選賦類爰命二子檢取
架上反覆諦視其無所窺猶夫昔也既

而嘆曰古來無不可識之字無不可讀
之書因積諸日夜殫心竭思先其易者
後其難者梳櫛字句分晰段落博其義
類窮其歸宿研極既深渙然冰釋始敢
判以丹黃分其甲乙騷及諸體以次相
及選猶向來之選而所見異矣夫註家
之難非訓詁之難得作者之用心為難
是何也註者一家作者數百家非以我
之心逆作者之心不得也即以我之心
逆作者之心先據以成見臆解不得也
嗚呼十有四年於此矣暑雨寒風曉星
夜蠟吮管濡墨未嘗輟輟其有鈎棘狙
梧平其情以探之恐穿鑿愈離也文微
意隱設其地以處之恐附會愈晦也索

之上下以求其結聚本之情面以求其變化庶幾書無不盡之意意無不盡之言殆欲以撤蒙昧之蔽豐窺精微之堂與俾讀者苦前日索解之難樂今日用力之易父詔兄勉人持一集即委窮源由源達委馳騁康莊力追古作不難也至於原選舊註互有是非得失凡例詳

之也茲編既成質之同人多所商定因憶歷時之久用力之艱採輯羣言必衷於是名曰昭明文選集成世之君子欲以發翰墨之英華賡

國家之功德殆如維楫津梁可為涉水泛舟之一助云爾

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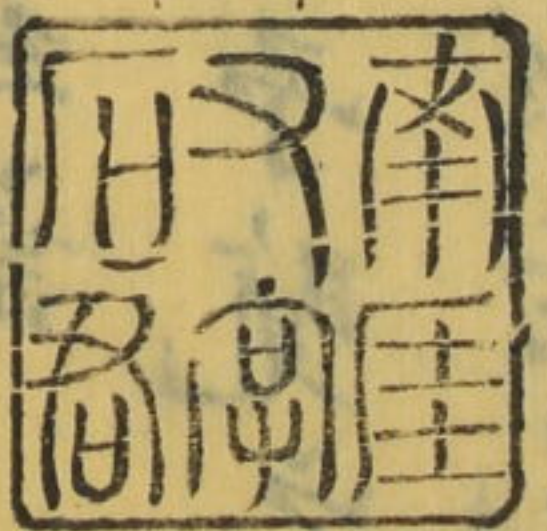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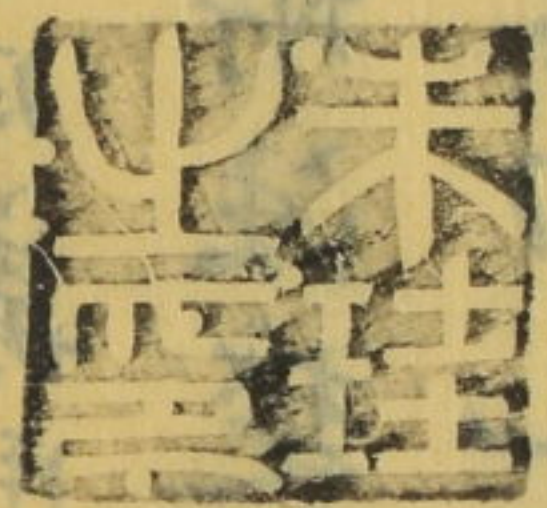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蒲月古榕方廷

珪伯海氏書於南臺釣龍書院

文選集成離騷題詞

方子廷珪投所注楚六予覽之歎其用心之密也其言曰九歌作於見疏之初其音和離騷作於替予之時其詞怨九章作於既放之後其節厲矣微乎其言之也近時士不好古而生獨寃心於羸秦之上其亦飲墮露餐落英之志耶願

書之標題曰昭明文選集成生將畢志
崇鼎太子之全書以攬風雅之摠其必
有心得者也嘉之還其書而綴以言
乾隆甲申立夏前一日南陸朱珪書



昭明文選集成凡例十六則

一離騷爲詞賦之祖。凡兩都二京三都及七啟七發七
命等篇。盛稱宮殿美人歌舞飲饌畋獵。本騷中招魂
班固堅幽通賦。託之占夢卜筮。本騷中靈氛巫咸張
平子思元賦。託之上下四方。本騷中求女。諸如此類。
難以悉舉。舊列之三十一卷。是爲數典而忘其祖矣。
今改列爲首卷。

一選序中既云以年代相次。則高唐神女及甘泉子虛

上林羽獵諸賦。原居班張各家之先。卽後來各家賦中亦多所借潤。今以騷爲首。高唐諸賦次之。舊首兩都。今改列爲第七卷。而七啓等篇與賦一類。賦終卽綴其後。庶幾原原本本。開卷瞭然。

一五言始於十九首。及蘇李贈答暨諸樂府。自應列前。選舊抑置之二十九卷。且五君咏中有阮步兵。亦當先錄其咏。懷十七首。始顯步兵本來面目。今亦五君咏列前。十七首列後。至於中間贈答。贈宜居先。答宜

居後。顛倒甚多。悉爲正之。餘於理無害。仍從其舊。

一選中如九錫文。褚淵碑等篇。俱害理傷化。宜加刪除。仍留之者。所以存昭明之舊。且集中編次改移。雖有先後。初無去取。庶不同於作聰明亂舊章者。

一註釋典故。李善自是昭明功臣。非六臣所及。但於引據多發明少。卽張鳳翼之評林。剪裁舊註繁冗。頗有見解。失之於畧。顧適園之賦彙。疏解亦只於上下文義。代爲聯絡。失之於泛。閔板瀾註亦多依約前人失。

取明之選集序
之於襲其無發明一也。茲編所以異於各家者。字句既無疑義。而前後段落血脉承接。用意結穴。歷歷分明。無俟質賢師友。自可瞭然於展卷之下。至於一篇既終。總括大意。間以議論。尤屬切要。非等卮詞。

一。茲編圈點義例。悉依吾鄉先輩古文析義眼目。用黑圈。佳處用密圈。結穴用重圈。餘用句點。句圈。段落用截。大段小段。卽於截下分註。只閱一篇。餘可類推。騷賦詩文。俱同一例。

一。註選不下十數家。是者存之。其有難通處。愚必求之前後際。故於舊註駁正。改易十居六七。蓋讀書之法。不外以意逆志。庶能以讀者之心。印作者之心。註約則摘其註。以示乖舛。註繁則不勝摘。只以坊註舊註。混謬等字。概之以原本。俱在。學者不難以彼印此。一。編輯善註。不書善註者。以是者多。不是者少。文從其約也。集中訓詁引据。俱屬善註。發明俱屬鄙註。故比而同之。以有善註之訓詁引据。不可無鄙註之發明。

爲功於昭明一而已矣。且亦以原本可稽也。若六臣註，李延祚無註，實只五臣。是者少，不是者多。其所採入，必書某云以別之。善從其長也。至若善註，應當改正。上摘其註，則亦書善云。下則書按字以別之。

一選中難字極多，不必前此有所承襲。當明六體會意，諧聲象形指事之法。如山旁石旁水旁類，不勝舉。緣作者胸中有是物，形然後摹擬字形以象之。只按文義以意逆之，情一理自見，無難解也。舊註遇諸山旁石

旁多作險峻解，水旁多作盛大解，全沒作者之用心矣。愚於此等多出新意，棄舊註不用。至於音註五方不同，雖何義門著有文選音義，予不採入。釋音反切，悉仍其舊。

一總目中騷賦諸類，約而易詳，則皆備載。詩目繁多，每卷只分類括其若干篇。其目錄則詳於本卷之首，庶便檢閱。

一選中如畋獵京都等賦，俱分門類，其幽通思玄閒居

文賦皆不列類。且以藉田甘泉屬之郊祀類。義亦未協。今改郊祀爲典禮。幽通三篇編爲感遇類。文賦一篇編爲經籍類。他如詩文中各類。或遺或未協。亦各按其文義編類相次。

一是編舊分爲六十卷。今約爲五十九卷。經前人所訾。其未收入者。代爲補出。後出師表一篇。蘭亭記一篇。閑情賦一篇。共三篇。另成一卷。仍爲六十卷。而以跋文綴其後。

騷賦中註釋務詳。求便初學。若騷賦既讀之後。必無難解之音義。故於詩文各種。則從其畧。

一是編凡五易稿。歷十餘寒暑。方始成帙。賴諸同人參訂。謀付棗梨。其篇中卷終緒言有益後學。悉爲採入。標出姓氏。不敢掠美。以沒人善。

一選中賦有鳥獸無草木。文有贊頌無傳記。至於五七言截律及排律填詞諸近體。六朝後始有。愚更有文選續編。嗣出以成全璧。

昭明文選集成卷首總目
一是編讎校已經數手。竝無錯訛。誠恐坊賈射利。翻刻
誤人。查出雖遠。必究。今卷首序文。概用印油圖章。以
杜奸弊。

倣范軒識

昭明文選集成卷首總目

卷首上

序文 凡例 姓氏已載上 目錄詳後

卷首下

昭明文選原序 李善上文選注表

卷之一

騷上 屈原全傳 離騷 共二篇

卷之二

騷下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少司命

山鬼 涉江 卜居 九辨五首 招魂 招隱士

右共十五篇

卷之三 賦

高唐 神女 登徒子 洛神 共四篇

卷之四 賦

典禮類 甘泉 藉田 畋獵類 子虛 共三篇

卷之五 賦

畋獵類 上林 羽獵 共二篇

卷之六 賦

畋獵類 長楊 射雉 紀行類 北征 東征 共四篇

卷之七 賦

京都類 西都 東都 共二篇

卷之八 賦

京都類 西京 一篇

卷之九 賦

京都類 東京 一篇

卷之十 賦

京都類 南都 蜀都 共二篇

目錄 二 攷古干

卷之十一 賦

京都類 吳都 一篇

卷之十二 賦

京都類 魏都 一篇

卷之十三 賦

紀行類 西征 一篇 此應與北征東征為一類因其幅長另為一卷且已刻定不及改也

卷之十四 賦

遊覽類 登樓 遊天台山 燕城 宮殿類 魯靈光殿

景福殿 右共五篇

卷之十五 賦

物類 江海 共二篇

卷之十六 賦

物色類 風 秋興 雪 月 鳥獸類 鴈鳥 鸚鵡

鷓鴣 右共七篇

卷之十七 賦

鳥獸類 赭白馬 舞鶴 感遇類 幽通 共三篇

卷之十八 賦

感遇類 思位 歸田 共二篇

卷之十九

感遇類

閒居

哀傷類

長門

思舊

歎逝

懷舊

寡婦

恨別

右共八篇

卷之二十

經籍類

文

音樂類

洞簫

舞

共二篇

卷之二十一

賦終

音樂類

長笛

笙

琴

嘯

共四篇

以上賦共五十六篇

卷之二十二

賦類

七啓

七命

七發

共二十一篇

卷之二十三

雜詩六十五首

始古詩十九首終張景陽雜詩十首

卷之二十四

雜詩五十首

雜擬

始盧子諒時興詩終謝靈運

擬鄴中詩

卷之二十五

雜詩三十五首

補

述德

勸勵

獻詩

公讌

祖餞

始東廣微六首終沈休文別范安成一首

卷之二十六 詩

雜詩四十三首

咏懷 臨終 哀傷 贈答

卷之二十五

始阮嗣宗十七首終劉公幹贈從弟三首

卷之二十七 詩

贈答詩三十一首

始曹子建贈徐幹終潘正叔贈

王元貺

卷之二十八 詩

贈答詩十七首

始傅長虞贈何邵王濟終謝靈運

酬從弟惠連

卷之二十九 詩

贈答詩令

行旅

詩三十四首 始顏延年贈王

太常終謝靈運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卷之三十 詩

行旅詩合

軍戎

郊廟

樂府

詩三十三首 始顏

延年北使洛終石季倫王明君辭

卷之三十三 詩

樂府詩合

挽歌

雜歌

三十六首 始陸士衡十七

首終陸韓卿孺子妾歌一首

卷之三十二 詩

雜詩三十首

咏史 百一 遊仙

始王仲宣一

首終郭景純七首

卷之三十三 詩

雜詩二十七首

招隱 及招隱 遊覽

始左太

冲三首終徐敬業酬到長史漑一首

卷之三十四 詩終

擬體詩四十一首

始袁陽源傲白馬篇一首終江

文通雜體三十首

以上詩共四百四十二首

卷之三十五

詔 漢武帝 賢良 冊 九錫文 宣德皇后 教 修張良廟

修楚元王墓 策問 永明五首 天監三首 右共十四篇

卷之三十六

表類 薦禰衡 前出師 求自試 求通親親 讓開府

陳情 謝平原內史 勸進 右共八篇

卷之三十七

表類 求為諸孫置守塚人 讓中書監 薦燕元彦

自解 謁五陵 求加贈劉前軍 議宣城郡公
議吏部封侯 薦士議代兄襲封 求立太宰碑

右共十一篇

卷之三十八

上書 上秦始皇 上吳王 獄中自明 諫獵

諫吳王濞 重諫舉兵 詣建平王 啓類 奏答七夕詩

謝修卜忠貞墓 固謝奪禮 右共十篇

卷之三十九

彈事類 彈曹景宗 彈劉整 彈王源 牋類 答臨淄侯

與魏文帝 答東阿王 重答魏太子 與魏太子
為鄭冲勸晉王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 勸今上

奏記類 請蔣公 右共十二篇

卷之四十

書類 答蘇武 報任少卿 報孫會宗 論盛孝章

與彭寵 與魏文帝 與孫權 右共七篇

卷之四十一

書類 與吳質 與鍾大理 與楊德祖 與吳季重

答東阿王 與滿公琰 與曹長思 與岑文瑜
與從弟君苗君胄

右共九篇

卷之四十二

目錄卷之四十一

書類 與山巨源絕交 與孫皓 與嵇茂齊 與陳伯之

重答劉秣陵 移類 讓太常博士 北山移文 右共七篇

卷之四十三

檄類 喻巴蜀 為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

檄蜀文 難類 難蜀父老 右共五篇

卷之四十四

對問 對楚王問 設論 客難 解嘲 答賓戲

辭類 秋風 歸去來 右共六篇

卷之四十五

序類 毛詩 尚書 春秋左氏 三都賦 思歸引

豪士賦 曲水詩 王文憲集 右共八篇

卷之四十六

頌類 聖主得賢臣 趙充國 出師 酒德 高祖功臣

贊類 東方朔畫贊 三國名臣序贊 右共七篇

卷之四十七

符命 封禪文 劇秦美新 典引 共三篇

卷之四十八

史論 公孫弘傳 晉武帝革命 晉紀總論

昭明文選集卷之四十八 目錄 八 放范軒

漢書皇后紀論
右共四篇

卷之四十九

史論 二十八將論 宦者傳論 逸民傳論

謝靈運傳 恩倖傳論 史述贊 述高紀贊

述成紀贊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 光武紀贊

右共九篇

卷之五十

論 過秦 非有先生 四子講德 共三篇

卷之五十一

論 王命 典論論文 六代論 博奕論 共四篇

卷之五十二

論 養生 運命 辨亡上 辨亡下 共四篇

卷之五十三

論 五等諸侯 辨命 共二篇

卷之五十四

論 廣絕交論 二篇 演連珠 五十篇

卷之五十五

箴 女史 銘 封燕然山 座右 劄記 石闕 新刻漏

召月文選集 目錄

誄辭 王仲宣 楊荊州 楊仲武 共八篇

卷之五十六

誄辭 夏侯常侍 馬汧督 楊給事 陶徵士

宣貴妃 右共五篇

卷之五十七

哀 哀永逝文 宋皇后哀策文 齊皇后哀策文

碑文 郭林宗 陳仲弓 褚淵 右共六篇

卷之五十八

碑文 頭陀寺 徐安陸昭王墓誌 劉先生夫人

右共三篇

卷之五十九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 弔文 弔屈原 弔魏武帝

祭文 祭古塚 祭屈原 祭顏光祿 右共六篇

卷之六十 補編

表 後出師 序 蘭亭 賦 閑情 共三篇

以上雜文通共二百一十五篇

以上徵文最共二百一十五條

表 出 閣 共三條

表 出 閣 共六條

表 出 閣 共九條

上文選注表

唐李善 揚州江都人有雅行淹貫古今人號書簾唐高宗

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註數析淵洽于顯慶三

年九月十七日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

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徙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

諸生四方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初善註文選成持以

子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

邕附事以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邕註今不傳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道即高明上覆之縹繁也景日月緯五星

二十八宿曰緯以照臨之道言天文德載八埏德即博厚下載之德載

有八麗山川以錯峙峙屹立貌二句以承載之垂象之文斯著

含章之義聿宣地有自然之文二句頂足上面 協人靈以取

昭明文選集成 卷首下 李善上文選注表 一 女范子

則基化成而自遠。協合則法也。人為萬物之靈，惟天地文合乎人心，故人心所宜為文，皆取法天地自然。

露而必本帝王治化之成樂歌始作，傳播及後，故義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昔葛天氏

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

總禽獸。媧簧之後，世本女媧作簧。揆叢雲之奧詞，藜揆颺也。尚

書大傳，舜將禪禹，於是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叢藜，八風循道。○四句承化成來，上二句未有文字，樂歌已有，下二句已有

文字，樂步驟分途。史記禮書步驟馳騁，廣驚不外。註云：三皇步歌愈章，步驟分途。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驚大意是言道為治世

不可少，但其中有星躔殊建。星斗柄所指之十二次，日運曰躔安勉勞逸之不同。星躔之子丑寅，各殊其建。球鍾愈錫

為歲首。○二句見自三代至六朝文之好尚不同。如球玉磬，虞書戛擊鳴舞，詠方滋。滋盛也，喻文之盛，如六代之樂

球喻文之大鳴小鳴。舞詠方滋，各不相沿。○二句見後代之文盛於前代，如下所云。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

御驍。漢朝才子。賈誼。綜輦悅於遙年。詞人指屈原也。此四句俱借來說文。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其文如蘭之芬

而通一經，今之學者非獨與之華藻也。又虛玄流正始之音。虛謂以無為宗，老莊之屬。正始，魏曹芳年號。時何晏善談老莊，天

下翕然宗之。此正始與上篇正始之道著不同。衛玠別傳：玠至武昌，見王敦，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

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沈約宋書：子建仲宣以氣長離北度。潘岳

謚贈陸機詩云：婉婉長離，凌江而翔。長離，云誰騰雅詠於圭陰。

咨爾陸生，長離鳳也。北度，謂吳亡北度入洛。騰雅詠於圭陰，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註：土圭長尺五寸，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景正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測景於地，故曰圭陰。蓋洛陽為天地之中，於日景無盈縮處。化龍東

驗之言，陸機之才名播於洛下。圭陰二字，只作洛下解。化龍東

李善上文選注表

鷺音叶平 扇風流於江左。晉陽秋。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

也。風流謂文物。自元帝中興。庾王陶謝輩出。文章獨盛。江左

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梁武帝受齊禪。宏材謂沈約。范雲輩。劭

文筆力疑鍊。不漏不支。以下方入文選。昭明太子業膺守器。業職業膺當也。天位

故曰。譽貞問寢。文王朝王季事見禮記。文王世子。居肅成而講藝。魏書文帝初

儒於肅成門內講。開博望以招賢。漢武帝為太子。據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四句切太子。

筆海筆墨。周巡綿嶠。周周穆王綿綿遠嶠山也。謂博覽。品盈尺

如海之廣。周巡綿嶠。羣書如周穆巡遊天下。無遠不到。品盈尺

之珍。玉品題高下盈尺。玉也。韓詩外傳。良楚望長瀾。瀾。水湍急為

楚境。江漢之瀾。搜徑寸之寶。徑寸。見國策。以上四句。故撰斯一集名曰

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準。所以為平之器的射的。伏惟陛下

經緯成德。左傳。經天緯地曰文。成德。謂成其德於已。文思垂風。謂垂風化於天下。則

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三辰。日月星。漢書武帝元封七年。定太

其德之光被。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希聲。聲不煩也。希聲應

同乎三辰。帝樂雲英。帝樂合唐虞夏商為六代。獨言雲英者。舉一以包

其餘二句。言其治之致隆。匹乎六代。是頌聖。乃作表之體。亦與

進文選註。孰可撮壤崇山。導涓宗海。撮。掬之土也。山之高。非一

也。海。惟江漢之水。方可朝宗。豈引涓滴之水。可以宗之。臣蓬衡

二句。總見高宗學問高深。非臣下所能損益。亦是頌聖。臣蓬衡

藁品。樗散陋姿。蓬蓬。戶衡。衡門。藁。小也。樗。不汾河委筴。風非成

誦發授筭簡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音義汾河用張安世專以汾河代河東按漢武帝過河東亡書十三篋張安世記出

遺一字不曰河東而曰汾河與下崇山取對崇山墜簡未議

成偶耳成誦者頽悟人書過目不忘如已誦過澄心晉嵩山下有古簡一枚載蝌蚪書兩行張華以問東晉曾

記往事言已之學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味通津

不能博以上自謙故勉十舍之勞三十里為一舍淮南子夫驥驥千

言無所見寄三餘之暇寄猶乘也魏畧董遇好學人從學

亦可勉而至義自見從學者云苦竭無日遇日以三餘弋釣書部願言注緝

冬者歲之餘雨者晴之餘夜者日之餘緝編也分三十卷為六十合成六十卷注選殺青甫就殺青以火炙輕用

上聞享帚自珍享獻也曹丕典論論文家有做帚享之千金言藏之則為做帚獻之於人則自家珍惜如千金

然不忍緘石知謬緘封而藏之也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

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華篋十重緹巾十襲客各掩口胡

盧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

之心守之愈固二句謙言已所注選藏之家則敢有塵於廣

內塵穢也廣內大庶無遺於小說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

所不遺耳以上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鴻慈鴻大慈曲垂照覽謹言

於進呈寓自謙顯慶三年九月上表高宗紀永徽七年正月改元為顯慶

按表者表白其事魏晉而上皆用散行無四六駢體至六朝始有然亦分二種有指陳事理者有陳謝慶賀者陳謝慶賀唐宋而後槩用駢體而指陳事理亦多用散行以不

如是則無以反覆事理而曲暢之也。即駢體中亦要依類切題。不特原起正位處當切。即頌聖自謙亦要比事屬詞。六朝所以失之繁蕪。由於只取富麗。浮夸不實。銘誌碑碣。按之本人。多不相似。處處可通。故不足貴。此表截截周到。字字雅切。自未有文字說到既有文字。見累朝體制不同。宗匠各擅。則昭明茲選。誠有益藝林。已之註選。非徒勞翰墨矣。其括各家處品。昭明處。頌聖自謙處。不落庸泛穢纖。學墨當遠駕六朝之上。

昭明文選集成卷首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姪 煥叔準校刻

首卷總目

文選原序 李善上文選注表

右共二篇

按六臣亦有表文一篇其文不佳故刪之

文選原序

梁昭明太子撰

梁書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母丁貴嬪天監元年立為皇太子生而聰敏三

歲受孝經論語五歲編讀五經悉能誦誦七年貴嬪有疾太子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中大通三年三月寢

疾恐詒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四月乙巳。薨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詔飲以哀。冕。諡曰昭明。五月葬安寧陵。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南史昭明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登強仕。方有冢嗣。時徐元瑜降。續又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竝下。過目皆憶。每遊宴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幾。內外百司奏事。謬妄。皆卽辯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性寬和。容衆。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竝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每霖雨積雪。遣左右行視。貧困。及流離道路。以米密加賑賜。又出主衣絹帛。年常作襦袴各三千領。以施寒者。不令人知。開東宮。雖燕居內殿。坐起恆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中大通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詒帝憂。以寢疾聞。四月薨。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昨庶及疆徼之人。聞喪。

哀慟。○陸龜蒙小名錄。昭明太子小字維摩。

式觀元始。式用也。元始。謂太古。元。風。謂淳風。冬。穴。夏。巢。之。時。茹。食。也。地。所。生。草。木。飲。血。之。世。未。知。熟。食。故。飲。禽。獸。之。血。世。質。民。淳。斯。文。

未作。以上從未有文。逮乎伏羲氏之有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伏羲臣蒼頡始造字。以代結繩之政。易上古結繩而治。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天文。日月星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樂文章。化成。化。文之時。義遠矣哉。從未有文字。說到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椎輪。古棧車。大輅。寧有椎輪之質。盡變其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會微增冰之凜。荀子。冰生于水。何哉。蓋踵其事而

乎天文以察時變。天文。日月星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樂文章。化成。化。文之時。義遠矣哉。從未有文字。說到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椎輪。古棧車。大輅。寧有椎輪之質。盡變其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會微增冰之凜。荀子。冰生于水。何哉。蓋踵其事而

積水所成。積水。會微增冰之凜。荀子。冰生于水。何哉。蓋踵其事而

大輅之始。椎輪。古棧車。大輅。寧有椎輪之質。盡變其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會微增冰之凜。荀子。冰生于水。何哉。蓋踵其事而

積水所成。積水。會微增冰之凜。荀子。冰生于水。何哉。蓋踵其事而

大輅之始。椎輪。古棧車。大輅。寧有椎輪之質。盡變其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會微增冰之凜。荀子。冰生于水。何哉。蓋踵其事而

積水所成。積水。會微增冰之凜。荀子。冰生于水。何哉。蓋踵其事而

大輅之始。椎輪。古棧車。大輅。寧有椎輪之質。盡變其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會微增冰之凜。荀子。冰生于水。何哉。蓋踵其事而

增華頂大變其本而加厲頂增水厲物固有之文亦宜然以上

此形彼見文為風氣所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

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日雅六曰頌

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古詩兼賦

曰賦無比荀卿有禮智諸賦宋玉有賈馬繼之

於末賈賈誼馬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

作張衡西京賦托於憑虛公子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二

流楊雄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興起所魚蟲禽獸之

入但彼名為騷不名為賦故後人舍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

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

懷沙之志吟澤有樵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以上言賦遂

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王道始於修身以教家故為桑間濮上

澗水衛地晉平公遊濮水上聞師已所作靡靡亡國之音表故

風雅之道粲然可觀三百篇乃詩之自炎漢漢以火德中葉厥

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韋孟傳楚元王孫戊作降將著河梁

之篇謂李陵五言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如漢郊祀

天門天馬等章李延年司馬相如等所作多則九言如宋明堂祀白帝樂歌等謝莊所作各體互興分

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即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

季子有至矣之歎季札贊韶樂如天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

為頌又亦若此詩則分舉其事頌則總括其意體各不同○以上言詩首段從詩說入賦詩是帶說重在賦此

段方就詩說見次則箴興於補闕箴如鍼灸之戒出於彌匡預

古今格律不同指陳是非銘則序事清潤其物美終則誅發哀

失論則析理精微是陳是非銘則序事清潤其物美終則誅發哀

而行圖像則讚興屬筆始讚荆軻又詔誥教令之流顧註詔者

使見事宜誥告也告諭令曉教者效也表奏牋記之列表存於

於外指明其事奏進也以其情自下而達進書誓符檄之品如書

於上牋白事中加以文飾記所為之事

也序言如意曰書要約曰誓符合也防人弔祭悲哀之作弔問

好偽彼此相孚檄數也喻彼令敵然明白弔祭悲哀之作弔問

不詳事答客指事之制答客如答客難解嘲之類三言八字之

則弔呂延濟以三言為漢武秋風篇辭引序篇辭引序篇猶偏也偏指一偏

文詞八字為魏文帝樂府等詩篇辭引序篇猶偏也偏指一偏

詞如秋風歸去來等篇引陳事之緣起碑碣誌狀碑披也披

亦碑類方曰碑圓曰碣誌誌其久遠行事狀其德行功業記

與誌有辨凡記多舉其現在以為言故日記○以上文選所收

外者詩賦而衆制鋒起源流開出譬陶匏異器竝為入耳之娛

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敘事後作一整

余監撫餘閒出曰撫軍入曰監國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

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晷日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世

明史文選集序

卷首

文選原序

四

明史文選集序

也。時更七代。自周秦至梁凡八代。今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

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向曰縹青白色。緗淺黃色。帙書衣。自非略

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大半難矣。略在所棄。集在所收。言收者半。棄者半。若欲於

所棄者兼為採錄。耳目難以為功。若夫姬公之籍。官禮之類。孔父之

書。六經之類。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

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

能文為本。今之所選。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如荀韓諸家。忠臣之

抗直。如劉向上封事諸疏之類。謀夫之話。辨士之端。舌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

所謂坐狙邱。議稷下。狙邱稷下皆齊地之邱山。齊田巴置館於稷下。以待遊談之士。言論說雖可採。只可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一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男輝祖叔景校刻

騷上目錄 本傳全 離騷本篇

右共二篇



按朱氏悔廣舊有離騷辨及山鬼二篇。識見議論卓絕。

諸家二篇註中多採用其說。俱以朱云標而出之。

離騷上

附司馬遷屈原列傳一篇。按離騷舊列於三十一卷。今改訂為卷首。說見凡例。

按龍門傳大夫。以離騷上追三百篇。推其志與日月爭光。

可謂深知大夫矣。但作騷及九歌九章。各有先後緣起。讀

全騷自明。予特表而出之。以見大夫非同於悻悻之小文。夫者是錄騷不可不先錄此傳。以指其失。語詳騷中。至傳中既嫉之以下。遽接雖放流。則由後人誤脫落二十八字。於豈足福哉之下。語詳傳中。予生平喜讀是篇。每到脫誤處。輒掩卷不下。後分章分句於各截求之。豁然有悟。因為移易前後。頓覺文隨字順。此則千百年來前人所未議及者。因沉潛反覆而有以得之。正之如左。質諸海內高明之士。

屈原列傳 倣范軒定本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唯同姓故義當與國共存亡。

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

二句是一生大本領。乃是傳中大眼目。下面諫懷王不宜信秦絕齊及入

秦可証其明治亂作離騷。可証其嫺辭令入手提明。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明於治亂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嫺於辭令。

王甚任之。

與下疏字緝字對。

上官大夫

對頭

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心字甚深。妬嫉已非一日。

懷王使屈平造

為憲令。

憲法也。猶今之律例。

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為爭

寵故欲奪以為已有。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

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獻讒只一語。寫盡何等筆力。

王怒而

疏屈平

此段下太史公便接入作離騷但疏與替是兩時事

前云荃不察余之中情反信讒而齊怒是疏時事後云朝諝夕替則由疏而替明是兩截是作離騷乃替

時事非疏時事太史公竟合兩截為一截說見後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騰躑而起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秦論起處亦用四句同此法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

作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

不呼父母也 此以騷中怨憤同人之呼天呼父

毋本於憂愁幽思非無因而作 屈平正道直行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能無怨乎

窮字怨字皆發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此史遷於武帝 事多微詞 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

騷中之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

稱三后純粹等是皆能任賢致治者 明道德之廣崇

騷中之言 治亂之條貫

騷中 其行廉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

暗頂上道 舉類邇而

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

以衆芳 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踈 濯淖汙泥之中

濯洗滌也 也衆皆溺汙泥之

中彼獨濯而出之 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

垢 蛻蟬去壳也蟬本潔去壳則愈致其

潔故世之垢不能滋頂上蟬蛻句來 然泥而不滓者也

然 屈原列傳

潔白貌。滓穢也。推此志也。不垢不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段極

頂上濯淖向來內却分出數層始原其忠信見疑被諉乃作騷緣由次以離騷

可追國風小雅深贊其用意忠厚得詩人性情之正帝嚳至不

容自踈括騷中大意復以大夫之忠信歸本大夫之志行直揭

其與日月爭光反覆淋漓亦是一篇之中三致意也。太史公

報任少卿書屈原放逐而離騷其放逐由於忠信已下蚕室

亦以忠信獲罪因成史記之明以史記配離騷矣遂借他人酒

杯澆自己壘塊其曰王聽不聰云云是責楚君臣是責漢君臣

是哭屈原是哭自己又將離騷許多好處可繼三百篇且中間

上下古今包羅萬有是贊離騷是贊史記。屈原既紉紉字通接

此時真有提刀而立躊躇四顧之象矣。屈原既紉紉字通接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合從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

詳當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

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貪是懷遂絕齊

先割地後絕齊愚至於是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

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又不大興師伐秦秦發兵

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

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

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數怒字又篇楚大困明年

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

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所任皆受此等

愚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被張儀玩弄是時屈平既疏又

股掌之上

昭明文選集

卷之一

屈原列傳

四

故臣

應疏字作章法。此處只是疏遺却替不復在位使於齊大夫

只是不在左徒之位尚任職為王使齊及下諫懷此時

王離騷安得便作於此時九歌在此時作無疑矣顧反諫懷王

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

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又貪又

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謂之稚子則

知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

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

於秦而歸葬了懷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已一悞

再悞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提筆屈原既嫉

之既字從勸懷王來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

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兩怒字前後相應可稱肖子。後幅豈

十八字宜移在此乃脫簡也放流從遷字來否則時大大猶

在國放流二字便無着落緣此處上既字下雖字恰好闕節故

人看來不起疑耳今為訂正雖字即接於怒而遷之下文勢尤

緊湊併作騷情事一作於未放之前一作於既放之後亦稱秋

分明矣然後從懷王不悟發出感慨將上面張儀鄭袖令尹子

蘭上官大夫一起收拾而以忠不忠賢不賢歸咎於懷王不知

入為一大結與上截日月爭光一大結相應雖放流睠顧楚國

方成章法此則誤由後人不關龍門事也

繫心懷王不忘欲反歌九章之作為一時事實則九章作於既

放之後情詞悲憤反國之念已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是

絕不同九歌之忠厚和平也

夫作騷其存君興國一部騷而欲反覆之反覆謂長言短一篇

心中事其存君興國文大旨而欲反覆之言不一而足

昭明文選集卷之十一 屈原列傳

之中三致意焉再三致意於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君怒

終於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於是頃襄王事終歸罪於懷

用其身致兵挫地削終又不悟大夫之忠不聽其言致深陷虎

穴且懷王若悟則必專屬嗣君委任大夫或得歸國尚未可知

三字中包許多情事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且即伏下不知人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塞賢以自佐然匹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先從事理泛論然後將

知人由於不明作數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

層結束酣恣極矣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

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

我心惻溲溲也井渫可食而不食喻忠賢可用而不用故人見之惻然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汲謂以汲器出之則澤足及物是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段明

由王者之明故上下並受其福公文字下面接出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如何可通坊評明知其

難通附會之曰遙接夫夾叙夾論古人原有遙接之法意法未

嘗不井然國策蘇秦合從篇一路夾叙夾論亦用遙接法斷無

交割不清者今將此二十八字移前全傳即於豈足福之下接

出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云云即承上放流來論後復

叙詳其結局坊本俱節去何異取鶴膝而別之也今合全傳讀

之則由任而疏而放而死屈原至於江濱再叙起以下被髮行

吟澤畔九章等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

三閭大夫歟三閭所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混濁謂而

我獨清眾人皆醉醉謂無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

知識

屈原列傳

...

凝滯於物。凝滯謂窒碍。而能與世推移。推移時隆則從而汗舉世混濁

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隨濁之流仍揚去濁之波則濁處不失其為清。眾人皆醉何不

舖其糟而啜其醢。舖食啜飲也。醢薄酒也。糟本不能醉人。益之其為醒。此與世推移妙用。故不櫻世患坊註俱混。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

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誰能以身之察察

察察明潔貌。受物之汶汶者乎。物指衣冠中垢穢汶汶不明貌。承上沐浴來。承上彈冠振衣來。二句是承上

喻意說入正意蓋大夫自信娉修之德澡雪已淨終不能以

獨清獨醒之身使濁者醉者得以相免也。林註仍作喻意非寧

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仇赴湘流承上既不受物之汶汶則與湘流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白盛貌。視察察愈極其白矣。汶汶既不可受則日新又新

愈著其皓皓之白必不使世從而相免也。而蒙世之溫蠖乎。溫蠖索隱註為惜憤未

所云盼蠻大抵是蒙昧不明之氣溫應全氣蠖應全尺蠖之蠖

龍門當有所本。但亦不必穿鑿以求解耳。按此篇所引漁父

詞與騷中字句多異。同亦不及後半截事。乃作懷沙之賦其辭

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大傷懷永

哀兮。一篇文皆以自叙其哀情。汨徂南土。汨水行疾貌。南土即沅湘。眇兮杳杳孔靜幽默。

此承上汨徂南土來言一路所見淒涼之景。眇目數動貌。杳杳

深冥。無聲。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紆軫痛也。言所痛非一事離

遭。離愍傷。撫情而效志兮。冤屈而自抑。撫按也。效猶覈也。抑遏也。窮窮也。或有以致之乎。因按已之情覈已之志。不過列方以為

存君興國竟遭斥逐。屈過其情志使不得白也。屈原列傳

昭明文選集 卷之一 七 故范車

圖兮常度未替

此又承上既遭冤屈則將變所為以從俗乎利

廢不能

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

易初謂變易初心迪有二義書

此當兼二義言欲變易

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章明也畫竹

初心與本來所蹈之道

舊匠者持以

書物則分寸不移志念也墨謂繩墨匠者據以揆物則曲直不

易言已所守有一定之成法終不改其前圖以從俗也前圖謂

古先聖賢成法即騷

孰察其揆正

上自表操守之正此四句自表才德之盛厚謂道

此極言其德盛使書作垂性巧舜命以為共工斲所揆度也言

已之才巧如工倕宜使之斲而不斷喻不用也雖能揆物之正

使無偏陂反側其孰能

玄文處幽兮矇矓謂之不章離婁微睇

兮瞽以為無明

此自表文章之美玄墨幽冥也有眸子而無見

處幽微睇亦是喻不用夫玄文雖處幽其章自在離婁雖微睇

其明自在矇矓與瞽便以為不章無明士有文章未竟其用何

於異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效兮雞鶩翔舞

上文而言操守才德文章之盛不見用於世由是非變亂

金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差不知余之所臧

同糅

項上推原是非所以變亂倒置之故由於人品好醜不分為一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此二句責黨人處非其據以乘舟

入處高位任既重矣載既多矣不能持危

所示也此二句自謂在衣為懷在手為握瑾瑜美玉

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承上任重二句言黨人既無

持危之才而於才具之勝已

屈原列傳

故也

則思之騷所謂各
與心而嫉妬也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
承上瑾瑜二句瑾瑜既不以示人則人之知其
此四句合下二句皆言不炫美之實句眼在質字朴字文質

少
中有質疏內疏通於內謂章美內含不自表暴此以學問言
采殊異之文采材有用之木朴林註作木皮木去皮則文理

外
見今既蔽之以朴則不炫其美於外且物以少見珍今又積
衆衆初故人見而輕之不知

所有之美也此以木具言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

可選
音
今孰知余之從容
以下再將中間數章申明襲亦重也
仁義重之襲之亦是不炫美以示人

豐猶富足也外更加之以謹厚則知者益少二句就道
德言句眼在重字襲字選逢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
古固有

不立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此又承上作自
疑之詞重華既

不可選是終無一知余者但聖賢不並時而生非自今日古固
有之第不知何故不並時而生也生重華之後者為湯禹應以

知余者亦去今久遠邈然而不可慕與不
可選重華一而已矣慕謂慕與生並時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

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違逆也忿同憤謂憤嫉之心
言懲與世逆改其憤嫉之心

以從俗強自抑其心而改之然人各有心不可強也寧羅死亡
之痛終不遷徙其心像似也彭咸以死諫君是立志不遷今大

天之心亦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

似之也
故
北次謂沉湘北行至汨羅之路舒憂娛哀云者大夫生平憂
故國哀時之心無日而息到自沉後則宗臣之誼已盡憂轉而

舒哀轉而娛是憂與哀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
申首章汨
應上滔滔修

以大故限之而息者也
路幽蔽
應上道遠忽兮
申次章忽謂心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
申統

中數章質即上道德才
真學問等件情存君與國之情匹
伯樂

依集註作正字同就
正有道之正叶平聲與程字為韻
伯樂

既沒驥焉程兮
申上堯舜湯禹等句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

程謂較量才力也
屈原列傳
九

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申上不知余莫知余等何不可謂謂取其情節家喻而戶曉也民

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申上離愍不遷承上既無人知便當

以死自明其志節而死則天命已定不必憂也錯置也言民之生莫不稟命於天生死天壽位置已定定心則不為生死所亂

廣志則不為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申上大故惟不畏懼則當舍生取義不可讓而不受

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申上有像類同類也即彭成踐彭咸遺則之言也騷中思美人思彭咸之

故也便是於是懷石遂投汨羅以死全傳已畢下以餘意結之此箇類字於是懷石遂投汨羅以死懷沙文在騷中極為古

與中間嶺復崗重却處處移步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換形故註釋處又比他篇為詳

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辭令辭

餘終莫敢直諫以屈原死為戒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屈原

是甚大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洛陽人為長沙

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一篇驚天動地文字却尋出冷寂人結之則情冷致大夫懷

才未遇誼亦懷才未遇大夫見嫉於上官等誼見嫉於絳灌等故舉來相况蓋誼之弔大夫實誼之自弔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皆離騷篇名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

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中有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

此都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知誼有托而云非怪大夫不宜

戀戀楚國也 按太史公於疏屈原下即接出作離騷今將騷本篇及九

歌九章等篇求之中有三截情事。騷前云來導先路。滋蘭樹蕙等句。乃任時事。中云擘木根。貫薜荔。矯菌桂。索胡繩。乃疏時事。是朝夕猶以正言匡君。但不如前日柄用之專耳。到替蕙纒。申攬陸。此時君眷既衰。於衆女之譖誅。不特今日建白。悉杜塞不入。卽前日規畫。亦變置無餘。方想到非死無以悟主。乃替時事。若放則在既替後。尚未計及也。是離騷之情詞悲憤。與九歌大不類。宜作於替之日。不宜作於疏之日也。離騷傷靈修之數化。怨靈修之浩蕩。是因王變易已所修之美政。而傷之怨之。若九歌中之少司命。

望王以撫彗星。擁幼艾爲民。正東皇太一望王以功成樂作。雲中君望王以乘時布德。此時美政猶存也。故忠厚懇摯。曲致其無已之情。未嘗於靈修而傷之怨之也。離騷惡黨人之偷樂。哀衆芳之蕪穢。甚至於芷變芳。蕙化茅。蘭無實。椒專淫。是因朝臣朋比爲姦。反已所爲。一時人才盡。人邪黨而惡之。哀之。若九歌中之少司命。蘭素華。則目以美。子蘭紫莖。則目以美人。湘夫人。則訂之以築室。遺之以杜。若此時人才猶存也。故殷勤冀望。默寄其汲引之心。未嘗斥以爲黨人而惡之。哀之也。先後詞意。判若霄壤。豈有先

悲憤。後和平。反若孫言以辟禍者。則與所云九死未悔。不兩相矛盾乎。夫然則九歌當作於疏之時。君國之望未絕。離騷當作於替之時。君國之望將絕而未遽絕。九章之作。在既放以後。君國之望始絕。詞旨明白。無可疑者。自太史公合疏與替兩截為一截事。謂騷即作於疏之日。夫人臣事君如子事父。三諫不入。始號泣隨之。豈有眷注甫衰。即生憤嫉。至於呼天搶地。衝髮裂背。痛悼遭逢。指斥僚友。快一死以洩忿。成匹夫之小諒。不謂之悻悻小丈夫不可也。讀九歌於君臣僚友間。其氣平。其情舒。其音雅。其節和。純是一片積誠相感。其為疏時作無疑。直到既替之後。平日所修美政。蕩然無存。始怨及靈修。平日所育人才。盡化蕭艾。始怨及黨人。平日所望椒蘭。盡委厥美。始想及求女。此時赫赫楚國。無一可共事之人。無一可告語之人。痛深黍離。憂及麋鹿。因想宗臣。義存君國。一點血誠。不能自達。古人固有以死悟君者。除却追躅彭咸。更無別策。方算到死。是死者大夫之不得已也。豈樂以是舒憤嫉。沽直名而彰君過哉。故騷悲憤。九歌中無一字悲憤。騷處處以死自誓。九歌中無一字及死。後人不想其作騷與九歌九章之次。

第宜其有屈原之忠忠而過屈原之過過於忠之疑夫使
騷即作於見疏之時謂之過可也今按騷之悲憤不同九
歌九章之悲憤又甚於騷則以類相從九歌宜居前在疏
時作騷次之在替時作九章又次之在放時作合全騷先
後文義求之無不合者由是觀之是太史公之傳大夫不
如大夫之自傳而大夫心跡反以太史公之傳而晦予特
表而出之以質千古之知言者

離騷

屈平

帝高陽之苗裔兮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苗如穀之苗裔末也

去之

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也秦以前通稱皇大攝提貞於孟陬

兮

攝提斗柄三星名隨四時以指十二辰舊註正月為陬朱云

正月也

惟庚寅吾以降

二句叙生皇覽揆余於初度兮

揆度也度如度日

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錫予也以其生有異稟

名余曰正則兮

正則伏後遺則

字余曰靈均

均亦平也楚為

日靈均朱云靈均伏後靈修按原字解諸家多穿鑿正平也均

亦平也名以貴之復字以重之欲使原其立名之意承上嘉名

來則上隱平字下隱原字故名平字原也

紛盛也內美質之

又重之以修能

重宜作平聲言既有此又有

離騷

也。扈江離於辟芷兮。皆香草於六臣本作與從之。紉秋蘭以為

佩者。二句頂上。內美喻已。美質之粹不受染於物。汨子若將

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汨水流疾貌。喻年華。此不及全學如

復知及時勉學。恐年朝蹇阨。音毗。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者

華易去。坐失光陰也。仰而攀之。有仰止攀躋之意。攬者。東而持之。有把持牢固之意。

二句頂上。修能朝蹇夕攬。喻朝斯夕斯。木蘭上生宿莽下生。喻

所學自上至下。無所不貫。按騷中所引香草義類各異。前所

佩服之江離等。直是渾身芳潔。此所舉攬之木蘭等。直是滿腹

經綸。以上以質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

兮。恐美人之遲暮。淹留也。零落喻老。美人大夫自况。下娥眉意

功喻人生。行必及時。而後成。光大之業。恐字一應。四句中上

言已。既有此美質。而復汲汲於學者。懼年華易去。功業當及時

建立。如美人當及時擇配。若遲暮則有失時之悔矣。上年歲之

恐。是幼學心事。此遲暮之恐。是壯行心事。以下欲正君善俗先

後。正故。總是期不負生平所不撫壯而棄穢兮。以下言出身致

學也。自內美至此。為一截。不撫壯而棄穢兮。主之節。撫撫而

有之也。壯謂國勢強盛。穢謂穢政。林註以壯指壯歲。亦何不

是此是承上遲暮來。臣致主當及時。君修政亦當及時也。何不

改乎此度也。政已失事機。今國步如此。何尚不改前此所為耶。

若如林說。當云。除穢政當及時。老則無及。今何不乘騏驥以馳

改前此所為耶。二說可並存。按此訝之詞。乘騏驥以馳

騏驥。承上言王能改度。則必知任賢。來句。吾導夫先路。來字當

言王果能馳騁而來。則當日賢臣孰有如大夫者。為導其先路。使

徑險隘。踵武等句。

與此緊相呼應。

昔三后之純粹兮。

以下導先路之實。三后指

固衆芳之所在。對下黨人。芳字伏下。衆芳指賢臣。朱云。言三皇

之純粹。雖聖德使然。要其得力之處。固皆在於

昭明文選集序 卷之一 三

昭明文選集序 卷之一 三

昭明文選集序 卷之一 三

信任眾芳此雜申椒與茵桂兮豈惟紉乎蕙芷雜者不一而足申重也椒小香

微重之乃香茵桂花白藥黃正圓如竹見本草椒桂香辣喻剛

直之臣蕙芷香清喻柔嘉之臣二句承上眾芳來人君用柔嘉

之臣易用剛直之臣難故彼堯舜之耿介兮耿光介大也言其道光大既遵

道而得路朱云遵道者遵三后用芳之道三后為用芳之祖關

舉善可為法者唯在何桀紂之昌猖披兮猖披者縱恣妄夫唯

捷徑以窘步捷徑者不遵正道而顛躓隨之故窘步此由無導

臣此惡可為戒者朱云此二章乃反覆推明上章之意以見已

之導君先路志在上法古聖下監亡主非一切苟且之所為

自撫壯至惟黨人之偷樂兮惡黨人蔽主妨賢是一篇作騷大

以為樂也不忍斥言君歸路幽昧以險隘叶乙導君之路皆

罪於黨人是怨詈不亂處幽昧險隘異於堯舜

之得路同於豈余身之憚殃兮殃者宗臣國亡與亡恐皇輿之敗績恐字再應

○黨人導皇輿於幽昧險阻之地必有忽奔走以先後兮承上

覆轍之禍危及宗社此則其所憚也及前王之踵武前

事直救之於幽昧險阻之中則為力難矣及前王之踵武前

楚穆莊諸王踵繼武迹也○朱云前之導君先路為三后堯舜

乃大夫致主初心此之奔走先後只圖日前救患步莊穆後塵

此世苦心已降一格矣荃不察余之忠情兮反信讒而齋怒荃

此正叙為左徒時事入上官大夫之譖齋音齊去聲疾怒也即本

傳所云王怒而疏屈平二句明已之以忠獲罪即下所云謇謇

章既用而疏矣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謇謇

也忍謂不言舍置也言已亦欲不言以辟患無如指九天以為

存君與國之心不能割斷雖知為患終不可辟也指九天以為

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正謂正其忠情是不聽後復諫不諒於

君求諫於天此正字同就正有道之正

召月之吳集卷之一 離騷 左

承上言已之謦謦不已非是矯激沽名惟天可正其心跡是欲
王修美政之故。朱云借以况君者。只一靈字有尊之為神明
之意。大夫楚之同姓。均出顯。顯神明之胃。所以自號曰靈。均前
後靈字。遙遙相對。修即修能之修。已有已之所當修。君有君之
所當修。亦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只作上下過
兩相照。其章法多此二句也。此與下成言皆本其未信。護時而言。平且
日之始。黃昏日之終。凡事構造於日出。收功於日暮。期期其
成也。此即收之桑榆之意。羌發語聲。豈知期約未終。所行之道
忽改。朱云。黨人以徑路。悞君猶可言也。君今信讓改路。以自
悞。尚可言哉。改路二字。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言
與先路得路。緊相照應。即所期修美政之言。他謂心有他屬。余既
不難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入平聲。君既疏臣。則臣便當奉身而退。但與君離別
故修美政不終。二句再申上意。國事尚可問耶。自謦謦至此。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

百畝。以上叙其在國與君修美政不終。以下叙其在國為君備
才不終。二十畝為畹。百步為畝。朱云。蘭蕙以此有德之士。
蘭有國香。成德君子也。原與之互相滋益。故曰滋蕙。似蘭。
而香不逮。殆質美而學問未充者也。須培之植之。故曰樹。留
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草名。朱云。夷取芟夷。平治。其諸
梁劇之才乎。車能持載行遠。其諸應對之選乎。才無大小。皆當
豫備於平時。故曰留。按留夷。原是草名。見於後。但朱說極有理
故存之。杜蘅與芷。小草。微香。以比一藝之長片言。冀枝葉之峻
之當。固弗兼收。故曰雜。字字皆有實義。非苟下者。冀枝葉之峻
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峻。高大。茂。條達也。即成德達才之比。刈
修此時是何等興頭。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萎絕
以反觀下文之不然。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者原
之身廢也。何傷者。身廢而道自存。衆芳。應上衆芳所在。亦以收
結本章。蕪蘭等蕪穢有二。或志節之士。淪落不偶。或中才之士。
葆守不終。生平一片為國。才苦心盡。付流水。此則其可哀也。
朱云。文勢至此。為一大結。東由水源木本。勿學壯行。說到直

皆以發明聽讒不察意為一截。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

召月文選集卷之一 離騷 文苑子

諫見疏而以君子衆皆競進以貪婪兮以下責黨人衆即黨人

道憂作嘆息結之楚人謂蒲曰憑得賄也各進身而以賄楚人謂蒲曰憑得賄聞與衆芳異矣憑句不厭乎求索楚人謂蒲曰憑得賄

怨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朱云言我內存恕心外接人事

初未嘗與黨人爭利而若輩嫉妬之心忽然並興誠有莫知其

何故嫉是忌原異已如是心害其能。按量人二字便見各人

行各人的事未嘗以我之是責人之非正是恕已處此節直到

亦何傷住乃追遡當日進諫於君未嘗觸犯黨人是為左徒時

事此時身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承上嫉妬來。朱

未疏也。見王之任我忠謀日進將謂我忽然馳騫於功名之

與若輩相追逐耶反之予心此身之進用實非所急老冉冉

其將至今恐修名之不立承上進用既非所急而猶與黨人同

能正君善俗姤修之名不立於世為可恐耳下乃叙其為左徒

時朝夕納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立修名之實也。恐字三

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朱云木蘭高大仰而

之。莫垂遠大之業菊英既落拾而餐之喻勸王修舉廢墜補偏

救弊二句追叙未見疏時在國所為如是而以姤字緣要字結

之皆自反。苟余情其信姤以練要兮朱云姤者謂已忠君愛國

無缺之意。與王圖議國政皆諳練國勢敵長顧頌亦何傷顧頌食不飽而

情舉必扼要實可見諸施用也。能取余言而棄余身雖阨窮甘心受之矣其如王之併棄余言

何哉。自衆皆競進至此又從已見疏追叙到未見疏時與王

共修美政。擊木根以結苴兮貫薜荔之落葉以下言既疏猶諫

為一截。木根喻身見疏勢已處下擊則緣之而上結之以苴猶欲以忠

言自下達上以結於君薜荔落葉喻忠言不用自上落下亦必

以導善索胡繩之纏纏胡繩香草也索綯以為索纏纏長貌喻

故曰紉索胡繩之纏纏糾其放縱不遺餘力故曰索四句俱就

故曰紉索胡繩之纏纏糾其放縱不遺餘力故曰索四句俱就

故曰紉索胡繩之纏纏糾其放縱不遺餘力故曰索四句俱就

故曰紉索胡繩之纏纏糾其放縱不遺餘力故曰索四句俱就

故曰紉索胡繩之纏纏糾其放縱不遺餘力故曰索四句俱就

故曰紉索胡繩之纏纏糾其放縱不遺餘力故曰索四句俱就

言上取類故下 審吾法夫前修兮審字一斷頂上衆善言前修

以審字承之 應上各 非時俗之所服其所常習也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朱云

猶俗云不能 願依彭咸之遺則賢大夫諫君不聽投水而死此

周旋世故意 句是大夫以死自誓乃守死善道篇中大關鍵大眼目遺留則

法也。朱云文勢至此又作一結束蓋以上只叙得見疏後遇

事直言願以死諫耳下文方轉出見替甚於疏明是兩層文

字自應分兩段叙述作兩重收束故下文又以清白死直前聖

所厚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承上言已死固不難念

結之為太息掩涕也上句在下句見義疏替是上下文 余雖好

分界處此云掩涕是既替後光景下半篇多與此應 修姱以鞿羈兮

持躬檢束不觸笑人以召侮 審朝諝而夕替好修美行則無可

非之隙出言素加檢飭又無得罪之由乃直言朝人斥 既替余

逐夕加真不可解蓋人君已信讒恩遇日薄勢必至此 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

言蓋疏猶有時聽大夫之言替則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

凡平日所建白皆棄而不用矣 猶未悔暗應彭咸句承上既有是直聲已異於修名不立者亦

一入句為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承上我既見替國家

不置者蓋怨君與已昔日所修之美政不終如水之浩蕩去而

不反不察民心望治之情也上數化雖美政時時變易猶有存

者此浩蕩則隄防盡壞矣總由蔽於黨人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諑謂余以善淫以下申明已所以見替之故由於君不察民

中讒人蛾眉大夫自况下半截求女以蛾眉求蛾眉之根已伏

於此謠諑也諛謂造為飛語善淫者謂其炫直名彰君過欲加

之異不患無詞。娥眉獨女口衆。君子其如小人。固時俗之工巧。

何哉。蓋正人人朝。見娥眉同於娥眉。入宮見嫉也。

今倘規矩而改錯。承上謠詠來。倘向錯置也。邪正一定。猶規矩。

邪變易。背繩墨以追曲。今上倘規矩。猶知有規矩。此背繩墨。則

倒置也。邪正尚未有毒害意。此追曲。則肆其毒害矣。蓋小人之

善君子。其心甚曲。不追到極處不止。即上所云工巧也。競周容

以為度。周旋容悅。為居官之常度而已。自靈修至此。為一截。

惔鬱邑。余侘傺兮。朱云。惔。悶也。鬱。幽滯不通也。邑。於邑也。惔鬱

也。條。方言為逗。楚人謂住曰條。此用倒句法。若吾獨窮困乎此

時也。朱云。此句無限神情。在獨字也。字內蓋大夫遙想。寧溘死

以流亾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來。忽又念衆女何為得志。我何為

修。何忍為此。不必說窮困。便是死亾。我之志節終不忍變。鷲鳥

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鷲鳥。大。自况君子不骨。何方圓之

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異其道。以方入圓。以圓入方。必不相

安。則君子之不容於小人。亦固其。屈心而抑志兮。心。嬌。修立名

宜。上章既自傷此章。又自解也。尤。謂嫉妬。謂疏遠。攘。伏。清白

之志。抑。不提。起也。尤。而讓。詬。謂自外來。順受之也。彭。咸。結。體

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死直。應上九死。又暗應上彭咸。結體

恐。尤。攘。詬。者。只求全其清白。以直道矢死。期無愧於前聖而已。

前修相應。以下。悔相道之不察兮。悔。王。自。悔。也。相。道。又。暗。照。上

復幻出奇境來。入幽昧險隘也。合下句是從上文反折而下。作領。延。佇。乎。吾。將

招明文選集卷之一 離騷 七 故克軒

此日之... 卷之二

反。延。延。頸。也。竹。謂。竹。立。即。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意。蓋。王。知。

望。之。殷。吾。將。反。三。字。真。有。舍。我。其。誰。氣。概。此。於。心。氣。回。朕。車。以。

復。路。今。及。行。迷。之。未。遠。夫。復。路。與。上。改。路。相。應。王。唯。改。路。故。疏。大。

舊。路。以。導。其。先。路。也。暗。應。上。中。道。改。路。步。余。馬。於。蘭。皋。今。馳。椒。

幸。行。之。迷。猶。未。遠。尚。可。導。之。入。舊。路。來。步。字。馳。字。皆。是。以。先。路。導。王。步。

丘。且。焉。止。息。承。上。行。迷。未。遠。來。步。字。馳。字。皆。是。以。先。路。導。王。步。

喻。使。王。芳。芬。之。德。遠。邇。椒。丘。地。之。高。者。椒。性。辣。人。望。而。畏。之。喻。

美。政。修。為。鄰。國。所。畏。服。也。不。到。椒。丘。不。止。息。者。必。如。此。纔。蒲。生。

平。致。主。進。不。入。以。離。尤。今。退。將。復。修。吾。初。服。詞。起。入。遠。行。意。離。

之。願。尤。罪。也。言。我。雖。有。此。想。無。如。黨。人。之。獻。讒。已。深。欲。進。終。不。得。

入。反。以。速。其。罪。而。已。服。即。衣。服。之。服。借。字。用。如。下。芟。荷。芙。蓉。是。

也。言。進。既。不。入。但。我。之。內。美。修。能。終。不。以。窮。達。改。節。故。於。製。芟。

初。服。退。而。修。之。也。初。服。暗。應。上。內。美。修。能。二。句。又。是。領。下。製。芟。

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製。之。為。衣。集。之。為。裳。即。下。芳。字。有。

不。願。人。之。文。繡。意。大。夫。初。服。本。是。扈。離。芷。初。秋。蘭。此。不。吾。知。

則。益。之。以。芟。荷。芙。蓉。則。修。飾。愈。章。矣。俱。是。進。一。層。意。不。吾。知。

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承。上。文。內。顧。其。身。衣。裳。之。美。如。此。達。

於。人。知。何。也。芳。非。外。襲。初。不。以。高。余。冠。之。岌。岌。兮。長。如。余。佩。之。

人。不。知。而。有。損。此。自。慰。之。詞。高。余。冠。之。岌。岌。兮。長。如。余。佩。之。

陸。離。承。上。文。有。衣。裳。之。美。不。可。無。冠。佩。之。飾。率。性。違。衆。獨。行。何。

於。外。者。日。益。芳。與。澤。其。雜。糅。兮。此。承。上。內。顧。其。身。作。自。念。之。詞。

顯。指。上。修。能。唯。昭。質。其。猶。未。虧。昭。質。者。昭。明。之。性。質。即。前。所。云。

於。外。者。雜。糅。唯。昭。質。其。猶。未。虧。內。美。也。言。已。雖。與。黨。人。處。芳。總。

佩。愈。以。顯。其。昭。質。之。美。也。忽。反。顧。以。遊。目。今。將。往。觀。乎。四。荒。四。

指。楚。四。境。上。是。自。顧。其。身。此。忽。遊。目。反。顧。蓋。大。夫。既。有。如。是。之。

衣。裳。冠。佩。又。有。如。是。之。昭。質。斯。時。直。覺。顧。盼。自。喜。想。到。舉。朝。皆。

召。明。文。選。集。成。卷。之。一。離。騷。故。范。野。

澤四荒中寧無志行同我之芳者乎。佩續紛其繁飾兮。貌繁飾

故欲往而觀之也。二句領起下半篇。佩續紛其繁飾兮。貌繁飾

者無所不佩也。佩所以贈。芳菲菲其彌章。篇中凡芳字俱是應

知已故不厭其飾之繁。唯繁飾故彌章不但陸離已也。蓋衣裳與冠無可加佩則可加

此是臨行時再作一番整頓何等與頭後來引出女嬃之詈俱

由此數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黨人之樂在求

之修飾來。好修四荒豈無同我之好。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

修者此又臨行作自念之詞。體解即支解暗應上九死懲者懲其見疏見替而變其初

可懲服也。自悔相道至此從既替後寫出志行愈勵又以守死

急為一大結實則騷之正文止此以下守死意只於篇中縈拂

照應段末以嘆語彼此遙應自為章法此是前後分界處蓋

行文要處處換。女嬃之嬋媛兮。溫柔牽戀之貌。申申其詈余

筆方不復疊。申申丁寧反覆之意。詈猶責也。大夫出門欲求四荒賢人一遇

不知便得其姊一詈。蓋姊之詈全由大夫既替之後不自韜晦

更加盛飾。招人之忌也。大夫愛曰。鮀婞直以一身兮。終然歿乎

宗國。姊愛弟皆至情不能已者。曰。鮀婞直以一身兮。終然歿乎

羽之野。出顯頭與鮀同祖見前車之覆近在本宗無煩遠為釋

引也。終然云者。鮀有取於之。汝何博譽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嬌

道故終至於此也。歿同天。汝何博譽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嬌

節。博譽謂直言不一而足。好修則不能全俗皆取忌之道。朱

自修好則似平有心立異。沾沾自喜。此女嬃何字。一。賚蕞施以

詰道着大夫真病真覺無言可對。紛盛貌。姱美也。賚蕞施以

盆室兮。賚蕞藜有刺。比小人包藏禍心。菘玉豆菘耳至臭。此

判獨離而不服。朱云。賚蕞藜之惡草。本當遠離不服。何況大夫

從來正人塗炭。往往因羣小擯於清議。無地自容。激成門戶

之變。皆此一判字為之。女嬃之言止此。此以八句為一章。衆

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以下乃大夫因姊之詈。自嘆之

詞。姊尚不能察大夫之中情。豈

昭明文選集卷之二

離騷

故宅

衆人可以戶說中情者宗臣以身殉國與他人不同也○上口
云荃不察余之中情指君此說衆人視上面意更進一層察之
處處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子聽也承上言已中情
照應易察而人不察因舉世竝尚阿比而好之又念生民衆矣寧無
一人同我者何爲使我榮然獨立不聽子諫君之直言以察其
中情乎此是申上二句依前聖以節折衷兮節中者舉平日
爲下拆中前聖張本敗法戒以節其中道見其初喟憑心而歷茲
非倅直如鮫如下所云也謂歷此進退兩難之地直諫則取禍不
直諫則義難緘默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舜崩蒼
沅湘之中有廟在焉故就之而陳詞○朱云大夫平日但知效
法前修除却古先聖賢孰爲知己此拆中前聖之來脉倅直如
鮫宜爲重華所誅忠直如大夫宜爲重華啓九辯與九歌兮禹
所諒此又陳詞重華之來脉四句領起啓九辯與九歌兮禹
九州物產以興六府三事作爲夏康娛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
九歌啓能繼之此能象賢之子此不能象賢之

子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同巷○朱云此一章對楚王不思繼莊穆霸業

唯湛樂是從楚王不思繼莊穆霸業弄淫遊以佚畷兮又好射夫封狐畷田獵也回亂流其

鮮終兮因亂得政宜不能終故爲泥所殺泥又貪夫厥家叶音姑○泥殺羿而取其妻生澆即羿也

○朱云此一章對楚王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被服者習而安

盤於游田惑於鄭袖○朱云此一章對楚王澆爲少康所誅○朱云此一章對楚王忿兵喪師不恤國政日康娛以自忘兮忘謂忘國恤也厥首用夫顛隕

不忍者不能自割也澆爲少康所誅○朱云此一章對楚王忿兵喪師不恤國政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常違謂違常道遂謂遂非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紂殺比干醢梅伯淹菜曰菹肉醬曰醢

醢○朱云此一章對楚王信讒復諫疏斥忠良○以上皆亡國大戒平日所陳於王者湯禹儼依六臣本

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二句總承

上繩墨即法。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民德謂有君民之德錯置也輔輔器

賢臣也。夫唯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聖哲謂聖君哲相也中苟俱作謀看有是

聖君哲相茂美之行故誠得上天之眷顧用之以治此下土。朱云此緊承三代盛王而言惟善則得之也以上皆善可為

法平日所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相觀者取前古後今

困已極計無復之此二句。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須連下二句讀意義纔明

非義以人言非善以事言。朱云此又承上四章公國之大成

而言不善則失之也蓋遠觀前代之覆轍還顧目前之後車得

失並陳相為審觀大抵民生日蹙挺而走險未有不由於任用

非義之人與服習非善之事孰有非義之人而可任用非善之

事而可服習乎是反叫轉上文諫君之詞陳於重華也。陸余身而危

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是與危死為隣初者死直之初心不以

危死而悔章法與九。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鑿者物

者物之柄柄之入鑿必量其孔之大小今鑿雖不正柄必以正

入之喻君雖不受忠言已必以忠言授之前修固有以此而受

菹醢之罪者大夫知法前修已耳。曾歔歔余鬱邑兮。以下四句

又奚悔乎大夫自拆衷重華止此。會歔歔余鬱邑兮。乃叙陳詞

時情景一面陳詞一面涕淚。哀朕時之不當。自哀生不當用賢

交流曾全增鬱邑氣不伸貌。哀朕時之不當。之日而值菹醢之

能上度其君歸之生不逢時所謂怨誹不亂也。攬茹蕙以掩涕

兮霑余襟之浪浪。朱云茹與蕙是兩物茹茅根之相牽引者掩

於蕙總是始終不怠。跪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衽襟也朱云

其芳也浪浪淚多貌。且久矣而重華置若罔聞因而憂心耿耿

辭耿吾既得此中正。且久矣而重華置若罔聞因而憂心耿耿

自思吾平日所為皆前聖所垂大中至正之道可以駟玉虬以

陳之重華而無愧亦可質之上帝而無漸起下見帝駟玉虬以

昭明文選集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乘鷲兮溘埃風余上征

塵埃逐風而起言其疾也

鳳來迎余駕之而起奄忽之間與隨風之埃塵同其飛揚遂冉

再上行也人情於無可奈何中往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

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神御氣憑虛而行縣圃即崑崙上之縣圃靈神也瑣門鏤也文

如連瑣以青飾之則為青瑣乃是上征時經歷地方此自下之

上是一條直路故朝發夕至若後文之朝發軔天津夕余至西極

亦是到崑崙乃是心期其然此則自東之西橫裡行去故要

歷盡許多路程非一日可徑造其境且此時只是銳意見帝上

征以求折中所過名山大川皆非其所注意者直到帝闕不納

急末嘗細從其中求折中之人故下文仍復求之心上虛下實

層次井然不亂崑崙與楚境隔絕故註家於上往觀四荒句

誤以西荒作四海朱說正之是矣但天舉頭即是大夫直從楚

境之蒼梧發軔上征而天下之山莫高於崑崙之縣圃遠望其

高勢欲接天意帝闕即在其上則上征時安得不至其地宛然

靈瑣間寂刻不少留則雖至猶未至也且亦是以卑達尊之義

○朱說以縣圃只作楚境名山看亦不必蓋文明是縣圃似此

解亦不致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承上日將暮來羲

與下復徐行節御之節崦嵫日所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

之山勿迫謂御勿迫近其處索漫漫紆迴貌修長也上下謂由下之上求索者求索帝闕所

亦越界此時尚未有求女意直到帝闕不納飲余馬於咸池兮

纔動此興頭來自朝發至此八句為一章飲余馬於咸池兮

總余轡乎扶桑咸池日浴處扶桑日出處馬即上玉虬轡即上

此承上修遠來乃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此又次日

到日入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光照下地拂拭也日將入則光

微故折若木以拭之也相羊即徜徉日入暫息暫息僅須臾便

要宵征不得不用望舒及飛廉也。前日不宵征此。前望舒使

日宵征寫出見帝茫迫。更待不得行文又變。望舒月御夜行須月飛廉風神屬屬後

先馳兮後飛廉使奔屬也。使吹去前頭飛塵不使驚沙撲面。鸞皇為余先戒。今雷師告余以未具。音橘居律切。鸞皇即上

行無阻礙具即雨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既駕玉虬又

具未具謂無雨也。者使之翼與前後有兼程而進之意。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

者由夜而之日也。此日之行迫於前日。雲霓而來御。飄風輕風屯聚離麗也。朱云置身愈高則景愈

迎也。雲霓來往與我相遭如飄風陣陣若斷若續如屯聚者然御

而來御者然此是將到天門時光景。紛總總其離台兮斑陸

離其上下。朱云紛謂觸目紛紜總總眾多貌指雲斑指雲氣五

雲氣愈盛矣故但見其離合上下合上四句活寫出五更天氣

○天從無人到看他寫來自下至上。一截有一截情事步步展

多少法門。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余。天門令之開闔

其急倚而相望何其緩。寫出帝閭尊倨不為少動意。大夫之

不得見帝以求折中司閭蔽之也。大夫之不得見楚王以明其

存君興國之心。黨人蔽之也。亦隱。時。曖曖其將罷。音疲。兮結幽蘭

而延佇。曖曖日將入光不明貌。罷極也。歷盡許多路程無不納

之外而已。幽蘭即來時之所佩者。大夫之結幽蘭亦欲帝闡明

真志節哀而納之。其如視若弗見何。至此不得不為歸計而發

嘆如下。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今日所以至此。以世

途黨邪惡正各與嫉妬之心。故欲以生平志行折中於帝何圖

帝闡復拒我如是也。朱云此一嘆與前女嬃一嘆及後求女

靈氛巫咸章三嘆互映。按蔽美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

則不僅好朋矣。比前嘆語更進一層。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因上帝闡不納復

招月... 離騷

既發嘆之後已排神御氣自上而下矣前此因見帝情急到縣
 圖未嘗一入其門且已屬賊眉重華已沒上帝尊嚴或不可求
 其折中則以娥眉求娥眉豈無有合者故復從縣圖之白水間
 風求起且是上征時舊路即是今日預期來日之詞高邱頂上閭風
 崙縹繫也曰朝曰將濟是今日預期來日之詞高邱頂上閭風
 朱云求高賢以折中自是求女正解閨風仙苑必有神女比
 巖阿之內必有奇士故首先求之無如高賢非尋常所可物色
 猶神女非凡人所能邂逅款款中情無從申訴能無撫躬而自
 傷乎又云此為大夫第一求而所求亦真第一流
 人物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求女不遂者一也
 溘吾遊此春

宮兮折瓊枝以繼佩春宮東方青帝所居瓊枝瓊玉之枝產於
 青宮者大夫既排神御氣於閨風之上此

時隨風飛揚自西之東無所不可春宮即作楚之東界繼佩者
 前佩芳草觀下蘭芷變芳荃蕙化茅芳草亦有時而變瓊枝則
 志行愈堅必不可變且預打算到為下
 女之貽○以下處處不忘玉從此發源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

女之可貽榮華是大夫以娥眉自况未落未哀也相視貽遺
 也下女所求女之侍女貽以瓊枝欲藉以通信吾

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

豐隆雲師名此番用雲師亦以
 前此先之者無人故不得閨風

神女所在處妃神女也此則意中確有其人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佩纓

帶也解之為贅見之物言同心之言蹇脩古之善為媒者理謂
 理其事○先之以豐隆重之以蹇脩厚之以贅見併結其侍女
 殆鑒於高邱之失打點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縵音徽其難遷

朱云言兩人相見時言論往復紛然總總衆多貌離合謂意見
 尚在若離若合之間蓋始是自折中其志行只是怪其不宜輕
 仕亂朝尚未輕絕既招之同出城市與結同心不覺神色頓異
 拒之以不可移之意矣忽字妙甚緯者抒所持織絲者先經後
 緯則分寸不能移縵者墨斗中線匠引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

髮乎洧盤窮石山名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洧盤水名禹本傳
 拒之故言此處妃潔身高蹈夕而舍止朝而濯髮保厥美以驕

皆在名山大川之中豈肯濁世與處哉宜其見拒

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朱云驕

世肆志康娛指樂意林泉淫遊指往而不返信美言其高節雖可風無禮言其絕人則已甚此沉淵洗耳之流求女不遂者二

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覽也觀相觀謂更易也

青宮只是楚南極尚有三方未遊用此補寫便不漏故復自上遊目縱觀仍從閭風春宮歸到舊路而下至此則求女於山林

之望已絕二句是上下過接○以上皆求之於山林而求之於城郭瑤臺此

見有娥之佚女以下則不求之於山林而求之於城郭瑤臺此

母簡狄也佚遺佚高位偃蹇尊倍之貌有娥國名謂帝嚳之妃契佚女未嫁之稱

吾令鴉為媒兮鴉告余以不好鴉有毒指朝

為媒使之通於有娥以結同心為之折中其志行不好謂

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鴉多言指朝士之佞口者使之為媒

者鳩似勝於鳩然多言不實故惡其佻巧其不可使

一而已矣此是權門諂媚一輩人善譏弄是非者心猶豫而

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猶犬子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

狐性多疑又善聽必聽水腹堅乃渡故謂人多疑者為狐疑承

上二者俱不可使欲自往求之以折中其志行又恐無因至前

於理有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鳳凰指朝士之美者不

所不可為媒既受所託高辛指上官大夫令尹子蘭等○朱云

奸人攬權未有不網羅朝士今此才望大臣尚知秉正獨立不

入惡黨無異女子未字守貞故曰佚女佞大夫既疏後勢分隔

絕非有良媒以作之合則彼才望大臣亦孰肯以大夫志行達

於王所乎但良媒難遇自適又不可即或有朝士之美肯作良

媒又恐上官大夫令尹子蘭輩將才望大臣網羅交固求亦無

益故着一恐字蓋勢位相掠以高辛求有娥之佚女易勢分懸

隔以大夫求有娥之佚女難此遇之而不敢求求女不遂者三

也○以上雖亦以四句為一章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

然文氣一直趕下畧斷不得

離騷 卷之六十一 三

消。二句是上生下既三番求女不遂欲遠集他方以求却不得其佳止聊浮游於人世之間逍遙自得以求夫一遇二

句忽一斷讀至此謂求女之念絕矣忽下文及少康之未家兮

又幻出求女餘波乃文字不使粘連一片處作萬一或然之想乃求

留有虞之二姚此又從心盡氣絕之時作萬一或然之想乃求

下文之不然此不求之於朝廷直求之於草野少康夏后相子

為虞思庖正未家未有室家也二姚虞思女謂之留者尚未許

嫁少康以比賢人藏匿草野尚未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

為黨人網羅所及宜若可求矣

固。朱云理弱比惡黨愈熾正氣不伸媒拙比君子道憂正士籍

口導者旁人之作合言者同志之結言不固者或志奪於衆

咻或心畏於取禍雖求亦不出此恐字是預先打算即遇亦求

之無益求女不遂者四也求女四章唯處妃一章用實寫餘俱

有其心而無其事文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心錯綜變化極矣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嘆以結之與前帶閣不納發嘆遙應但前混濁不分只是蔽美嫉妬猶

滑亂尚未敢嫉賢此則竟媚嫉以惡之矣前只是蔽美嫉妬猶

知其為美也尚未敢稱惡此則竟好究是崇矣可見世局日壞

嗟乎王莽之功德頌魏璠之太學碑古今一而已矣○求女凡

四截仍從崑崙之閨風求起閨風極西即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之意第一截求之高即而不遇虛也第二截求虛也第四截

離實中虛也第三截求有嫉見之而不敢求虛也第四截

求有虞二姚知為無益而不求虛中虛也備極虛實之妙

既以遠遠兮此句總結上女不可求既無可折中其哲王又不

寤此句將上文一起噴醒懷朕情而不發兮朕情存君興國之

表見君又不能明其志行懷朕情而不發兮朕情存君興國之

折中余焉能忍與此終古此指黨人終古猶云餘年仍以守死

以下再轟起奇峰○索寶依六臣本作瓊茅以筵音專兮命靈氛為

召月文選集 卷之一 離騷 占謂占其女 終可求與否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占言女可求次

句是告以不宜向溷濁之楚國而求故下教以當博求之九州也乃是進一層意則上所謂四荒指楚四境無疑兩美必合者以娥眉求娥眉故必合但楚國皆濁濁孰有信能好修而慕女之志行乎思九州之博大兮九州是目分前後眼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直

以求之九州便有心志行之女可以折中再加一曰字是叮嚀諄囑之詞何所獨無芳草兮芳草指之修爾何懷乎故宇應上九州靈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

之善惡此又聞靈氛之言而發嘆與上求女不遂發嘆遙應前州未必有女徒求無益眩曜瞽亂不明貌人視日目光為日見

名則惡矣孰有能察之乎二句亦是承上靈氛之言以起下文畧斷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承上善惡不察由於好惡不同好惡不同者局於所見

以下是大夫所欲折中於衆女因求女不遂無可申訴故於一嘆後從靈氛發之所謂急不擇音也下何瓊佩一嘆後接出唯

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承上入皆化於黨人艾臭草蘭香草佩皆物與大夫之雜衆芳以為佩異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豈理美之能當承上蘭艾香臭之物易辨猶未得其所用豈理世人香臭既不辨宜其視玉如石矣理美玉相玉書蘇糞壤以

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此視上服艾再進一層意集註訓蘇為蘇後爨亦是取生草為蘇幃香囊也生糞壤之臭百倍於艾今

謂之不芳蓋前只是不知香臭此則以香為臭以臭為香好欲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此黨人階之厲耶從上尸字直貫到此

從靈氛之吉占兮。

遙接上兩美必合句為上下承遞

心猶豫而狐疑。

猶豫狐疑者因前此

歷盡許多路途究無可與結同心求折中之

女恐九州未必能如所求以下再臺起奇峰

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而要之。

巫咸姓巫名咸殷中宗賢臣。朱云此引巫咸只在一巫字聊借生發自史遷附會入封禪書而巫

咸之為神巫千年不白矣椒取其香糈取其潔所以享神要迎也精米曰糈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

續其並迎。翳蔽也。續盛貌。九疑山名。楚地。二句寫巫咸

皇剌剌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皇大也。剌剌光貌。揚靈揚其威靈也。此以八句為一章。

曰勉陞降

以上下兮求榘獲之所同。以下巫咸直錯認大夫求女為求賢

以上下兮求榘獲之所同。

之言來相勸勉。勉字與上靈氛遙應。總由大夫猶豫狐疑故勉之。陞降上下指過都越國。勿辭山川跋涉之勞也。榘獲即上所云先路見王之榘獲。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不同終無由合也。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以下皆君臣矩

獲同者儼敬也。求合求合德之士。摯伊尹名。湯臣。皋陶禹臣。調謂君臣相得如琴瑟之調。苟中情其好修兮。

又何必用夫行媒。此却不用所云兩美必合也。說操築於傅

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而該輔。

謳歌謂扣牛角以歌于桓公也。該備也。謂備輔臣之位。及年

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是篇中凡四見意各有所指。亦。不芳。此芳字只作芳菲之芳。人老則死期近便不能成功業。此

又揚之以失時之悔。巫咸言止此。朱云巫咸之語比靈氛俱進一層前說只重去國此說重在擇君前說是就大夫求女之

名月文選集

雜騷

三五

文選

三五

三五

意廣之於九州此則翻求女之案直欲其追蹤前哲也何字怪而嘆之之詞此一嘆與前數嘆不同蓋前數嘆與上面

文意隱隱相關此則巫咸勸以九州擇君是大夫耳不忍聞更何容置喙故只撫瓊佩自道意中之事與巫咸所云了無交涉

嘆同而所以嘆不同瓊佩即上青宮所折以繼佩者偃蹇困頓失志貌夢眾樹陰蔽貌蓋大夫自青宮折瓊枝以後曰瓊茅曰

瑀美曰瓊佩處處不忘玉者蓋芳草可與共春夏不可與共歲寒如下文之蘭芷荃蕙是也唯玉則歷四時而不

變故以下只言玉而不及芳草是上下文分界處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已勢必毀折其玉禍害不免矣以下直

大聲吐露視告靈氛語益加切俱是補上求女折中正文所未及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

淹留靈氛教以九州求女之說蓋巫咸之勉大夫以陞降與靈氛之勉大夫以遠逝其意同但不宜變求女為擇君耳豈大夫

所忍聞耶故以下無一字涉及擇君只欲於九州遂其求女之

初心耳朱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蘭芷變芳荃蕙化茅則楚國無女可知

須知此所云蘭芷荃蕙即大夫為左徒時所培植之善類前之滋蘭九畹樹蕙百畝是也上云蕪穢只是不能蕃盛本質猶

存此直變芳化茅不獨蕪穢已也合在朝在野而言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此一章乃咏嘆上文之意芳草指上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蕭艾等蕭艾臭草怪其變化之速

害也上二句自問此二句自答又推原其所以變化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此蘭字與下椒字椒字大夫意中確有

清喻大臣素以廉潔自命者無實容長無格委厥美以從俗兮君心修美政之實意只以容悅為長而已

苟得列乎眾芳厥美者生平廉潔之守從俗者不敢執正立異如盧懷慎之於李林甫伴食中書孔光之於董

賢望車下拜是也列附也苟然得附於眾君子之芳名此尚是不敢肆然為惡只求容身充位當時亦以長厚目之謂之列

召月文選集卷之一 離騷 三 攸克子

家芳是平日人亦以君子目之到此盡變猶所椒專佞以慢慝

六臣本作諂字則與今椒性烈喻大臣素以剛方自命者恒淫

所不為矣尚可望其格君心修美政乎與上之蘭皆阿比於黨

毒此之椒是在位小人欲自結於椒者如前明魏璫之既于進

而務八兮又何芳之能祇二句原蘭椒所以變節之故由於管

能敬守其芳也祇敬也楚當日為令尹固有子蘭子椒但騷

八句為一章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相從而下往

椒蘭亦變化本質而入小人之黨覽椒蘭其若茲兮承上變化來

况揭車與江離揭車江離指小臣志行之美者大惟茲佩之可

貴兮又將瓊佩一應可知大夫一路只是撫着瓊佩自述志

厥美而歷茲上委厥美是蘭自棄其美此委厥美是人棄大夫

而折乃生死交界之途亦不同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

未沫叶音枚上芳菲菲彌章是指佩眾芳言此芳菲菲從上

指椒蘭揭車等是也芳之發於瓊枝是始終無可虧折則志行

未比士君子不失足權門雖一時遭其嫉妬而事後和調度以

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朱云和調即調和度即襟期謂去其憤

州擇君語詳大夫指斥黨人語亦詳只以求女明出主意則巫

下撇開巫咸。單承靈氛。及余飾之方壯兮。余飾。送承上。衣裳冠

言。文心離奇。變化極矣。周流觀乎上下。上。周流不出楚之四荒。此周流方指九州言。

上下亦不同。自何瓊佩至此。為一大段。生平胸中壘。靈氛既

塊吐露已盡。故以下只就九州求女。寫浮游自娛之意。靈氛既

告余以吉占兮。用不着巫咸之。歷吉日乎吾將行。而選之也。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糧。音良。羞。膳。精。細。靡。屑。糧。

以繼佩者。此更折之為羞。精之為糧。則服食皆是物。為余駕飛

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飛龍以駕車。取其速。車雜以瑤玉象牙。取

九州行色。不得。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心者。

與已離。同合也。已離不可再合。前云求女。此只云遠逝。蓋大夫

亦知女不可求。只借求女名色。為遠遊自娛計耳。自疏者。有目

不忍觀。宗國顛覆。意率性寄跡名山。六川。邇吾道夫崑崙兮。

置理亂。黜陟於度外。以及禱下文之不然。邇吾道夫崑崙兮。

修遠以周流。邇。邇。邇。也。行不進貌。此又打算要博求九州之

故水陸無阻。此是從楚南界橫行到極西。不得不豫。揚雲霓之

計其水陸道途之修遠。周流如水之流。周折不已也。揚雲霓之

晡。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朱云。揚。飛揚也。雲。朝雲也。霓。蜺。蜺。也。晡。

和聲也。按此又承上。要到崑崙。便要乘早而行。當雲霓飛揚。天

上朝霧將散。未散日光乍晚。乍舒。使身上玉聲。與車上鸞聲。相

應。朱云。是絕妙遠遊天氣。自吾將行至。朝發軔於天津兮。夕

此皆是未行時豫先打算。以下纔是行。朝發軔於天津兮。夕

余至乎西極。謂之發軔。是從漢水上陸行起程。天津是借天

而赤水。而不周。而西海。俱是一路紀程。上見帝。是從下直衝

楚境。西極。至。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以下俱是就途

離騷

三

校

應念而至皆是精氣遊魂所結而成奇甚幻甚。此是因車之美不可無所以承其後因思文章之盛莫過鳳凰旂之飾觀無加於此。二注想間鳳凰便張翼而至以為旂翺翔者高下不定貌翼翼整飾也。二句是補叙發軔時儀從之美尚在楚境之內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已出楚境之外流沙今西海幕上或陷則人馬千百無子遺遵循也赤水出崑崙東南陔二句是從途中忽然打算到要至崑崙必行到流沙遵赤水容與者使其安行自。麾蛟龍以梁津兮。承上流沙來流沙非舟楫可渡必當如梁架水上纜可安行而過但一時安得便成當使蛟龍結為浮梁一指麾間而梁已成。詔西皇使涉子。承上赤水來宰之神渡水非舟楫不可詔告誠也。涉子謂子將涉此。路修遠水而過涉同利涉大川之涉豫詔之使具舟楫以待。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持。應上修遠一路由陸行而水行故多路之跋涉既修且遠不無馬煩車殆之憂故欲仗西皇神力直持衆車奔騰之六轡使不殆也。此則舍水而陸矣。朱說解騰騰

字為欲仗西皇神力為我騰此衆車凌空而去先到彼岸使僕夫待我升車似此則上何用詔之使具舟楫且西皇能使衆車凌空而去獨不能使大夫之。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指謂澗梢遙指崑崙在西海之外豫計到西海日當向晚且一路跋涉辛苦故先戒衆車期於此。宿一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此是由不周行來一路宵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此是由不周行來一路轡也。以玉為之車不獨多而且美曰齊曰並。駕八龍之蜿蜒兮前之後之左之右之是何等赫奕何等氣勢。駕八龍之蜿蜒兮載雲旗之委蛇。此駕八龍自駕之也。蜿蜒旋轉貌前上征駟玉此播不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末各切音莫。此時已到定貌。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西海矣抑按也志遠行之志弭止也節指麾之節高曠馳發越邈邈空濶貌此全由上不周生出意義不周天柱所在山最高處所處高故精神為之開爽亦是日已向晚故不望見舊鄉皆是草蛇線灰法。以上寫得稱心滿意之極不知平日憂讒畏譏之心消歸何有亦極

寫離鄉背井之樂不知平日存君與國之念亦消歸何

有以反襯下文之不然皆於文之反面藏正面也

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九歌即上九歌韶舜樂假日謂假日

有行也至此真是樂到二十分朱云愉樂應上乃大夫所以

譏黨人者今日不覺躬自悼之但黨人之愉樂從貪戀而然大

天之愉樂積悲憤而然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皇日

其情其事相懸萬萬

有君象故曰皇升皇日東升陟漸升而上也赫戲光熾貌自

向曉忽字妙驚心動魄之境臨自上臨下也睨邪視也自高望

遠舊鄉隱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懷思也戀土之情

隱可辨曲宛轉不行鞭策不前也僕夫與馬尚知係心舊鄉大夫乃

之宗臣敢輕言去國乎不忍去國意只對面一照妙甚以上

一路寫行色之壯原是欲到崑崙求女孰知只到西海咄然便

止真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妙甚須知求女前已寫過若再從求

女複衍便疊床架屋不復成文故前重在求女寫其一路物

色之勤此重在自娛寫其一路行色之壯用意虛實各不同

曰總會一章大意以已矣哉國無人兮無人兼在朝在野在朝

在野則君子道莫我知兮則黨人用事椒蘭變芳

憂美人不出此非忍絕之詞言已一片存君與國衷腸故都終無知

故都我之人雖懷之祗攬我心耳此句便隱伏下從彭咸意既

莫定與為美政兮懷故都者欲與修美政也國既無人君又不

忠直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應上彭咸所居居處也彭咸以死

也此句是自明其守死諫君得為臣自處之道吾將從之

善道終始不渝之意

按讀離騷當細分其前後段落自前至後由淺入深中有

虛有實有虛中實實中虛併無一句重複無一字沒意義

沒着落又當知其前後用意所在前處處不忘芳草後處

亂

處不忘玉。所以然者。因芳草皆變於黨人。不可與共歲寒。玉則歷歲寒而不變也。此是言芳草言玉前後分界處。前往觀四荒。欲求賢士。志行同已。不出楚境之內。後求賢士。志行同已。始博求之九州。此是求賢士四荒九州前後分界處。其一篇大旨。總是寫出自家一片蹇蹇忠誠。期於與君共修美政。其見疏於君。以此見忌於黨人。亦以此。但宗臣。誼與國共存亡。明知禍害。總期於君悟俗改。而以守死善道。明其初終不渝之意。自帝高陽至彭咸遺則。為一大段。是大夫自明守死意。以後篇中所云。溘死危死。前聖前修等語。皆與此相應。中間或以四句為一章。或以八句為一章。一章各指一事而言。但俱屬出任而疏時說。章法自明。自長太息。至前聖所厚。為二大段。中間怨君美政不修。歸罪於黨人。而以已之不能與黨人為羣。結以伏清白死。直應上彭咸遺則意。章法同上。自悔相道。至豈余心之可懲。為三大段。中間見君能悔其所為。則必召已共修美政。功業不難立就。因又想黨人忌已已深。勢難復用。進不入二句。是承上轉下。以下亦各以四句八句為一章。是大夫欲於見替後。率性一意獨行。顯其志行。不見詘於黨人而

結之以解體。未悔應上九死。及彭咸意。合上段。俱是由疏而替時說。引下女嬃一詈來。生出下面許多奇峰。實則騷之大意至此已盡。女嬃至忍。與此終古合四小段為一大段。波瀾俱從姊詈其姪直二字生出。蓋大夫將往觀乎四荒。只求楚國志行同己之人。與結知心。不自知為姪直也。直到姊詈其姪直。因想我屬宗臣。忠言諫君。本非姪直。聞姊言後。見已志行不諒於姊。何況他人。而以不予聽。一嘆作小住脚。且將往觀四荒之念。放下。想到折中前聖。明其果屬姪直。與否。前聖二字。遙應上前聖所厚。而以沾余襟之浪浪為小住脚。跪敷衽二句。又是承上起下。因重華不為折中。想到見帝。帝閣不內。因發出世溷濁一嘆。為小住脚。因帝閣不為折中。想到求女。總是欲折中。其為姪直與否。因女不可求。發出溷濁一嘆。為小住脚。下用閨中四句。作大劈落。而以不能忍與黨人終古結住。仍遙應上欲依彭咸遺則意。為四大段。中間亦各以四句八句為一章。惟見帝求女二嘆。各以二句為章法。索瓊茅至觀乎上下。台下巫咸二小段。為一大段。索瓊茅至狐疑作小住脚。靈氛教以九州求女。是主巫咸。教以九州擇君。是賓。仍以上下

求女結住前以索瓊茅二句領下後以巫咸將夕降二句領下遙爲章法下亦各以四句八句爲一章爲五大段靈氛告余以吉占至末爲六大段中亦各以四句八句爲一章前後章法一絲不亂中間起伏迴合照應已盡各章分註細閱當自得之

折中重華有詞用實寫折中上帝帝閽不納止發一嘆咄然而止用虛寫求女四次三次不合求到處妃合矣讀者正要聞其折中之語却因其無禮改求咄然而止實中虛也靈氛巫咸不過局外之人使之占九州女可求否初非心中之所屬意而折中語却即借此兩人發之告靈氛語雖峻尙未激烈告巫咸則大聲疾呼矣虛中實也前兩番到崑崙不過偶爾經涉未將其中細加物色固在人意思之內是虛寫下面從吉占之行是決意到崑崙讀者定意此時必有所遇之女必有折中之言豈意止到西海望故鄉咄然而止此豈在人意思之內乎是實中用虛寫文心離奇變化真是開天闢地所無

周平屬

終

